

掛失自己 ■ 璿璿

瀛苑副刊

離開青澀的多年之後，我決定掛失自己。

今夜，異常地冷清，連平常響個不停的答錄機也不響了，突然不習慣這種寂靜。看了看放在架上的相本，懶懶地走過去翻了一翻，呵——原來自己也有過這樣純真的笑容，只是被遺忘了許久許久。那是大一時的照片了。

多年前，初由南部鄉下北上求學，走在台北火車站街頭，隔不了幾步，就有乞討者沿街乞討，才明白在絢麗彩衣包裹下的臺北，也有她晦暗的一面。鄉下長大的孩子總會拗不過同情心的驅使，慣例地放些錢在乞討者的碗裡，只是漸漸地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掛失了原本悲憫的情懷，鈔票變成了零錢，零錢變成了視而不見。

爾虞我詐的人事紛爭中，逐漸掛失了原本的天真笨拙，浮沉過後，乾脆砌一堵牆，隔得遠遠的，冷眼旁觀。過重的瑣事，壓住了臉上的線條，凝重得叫人窒息，純真甜美的笑靨只是過往雲煙，取而代之的是別人受傷的眼神。

只要不經意瞥見對方就可以興奮好幾天的純真初戀，現在來怎麼也想不透。而當時堅信的不移會天荒地老的是誓言，在幾才明白，在容易改朝換代的戀情中，只不過是對諾言的堅信。早已學會不再為失戀落淚，因為真正的眼淚，只會落在心底，而不是臉頰。

錢多了之後，喜歡的東西逐漸在房裡堆砌成小丘，卻老是嫌不足，總是計劃著下一樣該買些什麼。在物慾填充的心裡，掛失的是簡單的生活，以及簡單生活下所帶來的快樂。

。

寂寞傾倒在我與相本相距十公分的中心，暈開再暈開。突然懷念起以前的自己，一無所有卻快樂滿足的自己。事情總是這樣，該掛失的沒有掛失，不該掛失的卻總是掛失了。於是，我決定掛失自己，現在的自己。

我想，我找到了一些新的空間，以及自由。一種隨著感覺呼吸的純粹自由。